

# 思 想 家

麦 基 编

周穗明 翁寒松译

文化生活译丛

XXIV

# 思 想 家

## 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

布莱恩·麦基编

周穗明、翁寒松译 翟宏彪校

文化生活译丛

XXIV

## 思想家

——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

〔英〕布莱恩·麦基编

周德明 翁寒松 译

翟宏彪 校

MEN OF IDEAS

Some Creator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edited by Bryan Mage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78

787×1092毫米32开本15.25印张246,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 2002·320

ISBN7-108-00001-6/B·2

定价2.70元

文化生活译丛

XXIV

刊行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印刷者

文字六〇三厂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 译 序

哲学,这个人类精神世界的富丽堂皇的最高殿堂,令多少人无限神往,攀登不已,又令多少人望而生畏。探讨当代西方哲学,由于彼此处境迥异,出发点不一,尤其繁难。然而在这开放的时代,这种了解还是必要的。

这本书是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一个非常成功的电视系列节目的基础上推出的。它以与当代一些代表各个主要思想学派的著名思想家恳谈的形式,把当代各哲学派别的思想观点以简洁凝练的形式和风格介绍给大众,甚至使最玄奥的哲学观念坦荡地通向普通读者的心田,因而较之多数哲学论著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读性。由于邀请到了当今思想界的“各路英豪”在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而在介绍“他们自己的”西方哲学等方面自然又具有无可置疑的特色。这一点相信从事专业哲学研究的读者也会有同感——它属于“第一手资料”。

我们从这本书中选译了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内容，目的在于使我国读者了解当代西方思想家的思路、脉络，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料，有助于学术上的相互沟通、交往和批评，并且介绍一种通过电视进行学术对话的形式。本书作者在讨论西方哲学问题时往往涉及马克思主义，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常常与我们不同，有时甚至存在误解、曲解和令人难以接受之处。有的人，先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简单化、庸俗化或者作错误的解释，然而又表明自己“难以接受”。有的观点则是同马克思主义直接对立的。尽管如此，许多作者仍然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思想界的显著作用，有时也不乏公正的见解。这些问题希望读者加以鉴别、分析。

作为译者，我们首先要诚挚地感谢学友李青原女士，她热情地将此书介绍给我们，鼓励我们介绍给中国大众。在翻译过程中，她又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协助，特别是介绍翟宏彪先生为我们校稿。他一丝不苟的精神着力于此稿的字字句句。如果没有他的校正，这本书断不能以现在这个样子奉献在读者面前。

我们翻译此书，疏漏之处难免，望翻译界的前辈和同仁不吝赐教。

周德明 翁寒松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 目 录

|                     |                                           |
|---------------------|-------------------------------------------|
| 译序 .....            | ( 1 )                                     |
| 一、哲学引论 .....        | 英国功绩勋章<br>获得者、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 I ·<br>伯林 ( 1 ) |
| 二、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学派 ..... | 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哲学教授 H · 马尔<br>库塞 ( 54 )          |
| 三、海德格尔与现代存在主义 ..... | 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威廉 · 巴雷特 ( 80 )                   |
| 四、维特根斯坦的两种哲学 .....  |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安东尼 · 奎因<br>顿 (120)             |
| 五、逻辑实证主义及其遗产 .....  | 牛津大学逻辑学教授 A · J · 艾耶尔勋<br>爵 (152)         |
| 六、语言学哲学的魅力 .....    | 剑桥大                                       |

|                       |       |
|-----------------------|-------|
| 学哲学教授B·威廉斯            | (181) |
| 七、道德哲学..... 牛津大学道德哲学  |       |
| 教授R·M·爱尔              | (207) |
| 八、奎因的思想..... 哈佛大学哲学   |       |
| 教授W·V·奎因              | (241) |
| 九、语言哲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   |       |
| 伯克莱分校哲学教授J·西尔勒        | (262) |
| 十、乔姆斯基的思想..... 美国麻    |       |
| 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和哲学教授N·乔姆     |       |
| 斯基                    | (299) |
| 十一、科学哲学..... 哈佛大学哲学   |       |
| 教授H·普特兰               | (338) |
| 十二、哲学与政治..... 牛津大学    |       |
| 法学教授R·德沃尔金            | (367) |
| 十三、哲学与文学..... 前牛津大    |       |
| 学圣·安学院研究员I·默尔         |       |
| 多赫                    | (405) |
| 十四、哲学: 社会背景..... 伦敦经济 |       |
| 学院专长于社会学的哲学教授E·盖      |       |
| 尔耐尔                   | (449) |
| 附录1: B·麦基为原书所         |       |
| 写序言 .....             | (473) |
| 附录2: 中英人名对照表.....     | (480) |

# 一、哲学引论

——与艾赛亚·伯林的对话

## 引 言

麦基：

在开始这个系列讨论节目的时候，作为入门的先导，我想提出几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应该对哲学感兴趣？哲学的重要性何在？究竟什么是哲学？

这次我邀请来同我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是国际知名人士艾赛亚·伯林爵士。他是英国功绩勋章获得者，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卡尔·马克思的传记作者，尤其以其对思想史的知识而著称。

## 讨 论

麦基：

假如有人一直未能自发地对哲学产生兴趣，而他所受的教育也没有引发他对哲学的兴趣，你打算用什么理由来促使他对哲学产生兴趣呢？

伯林：

首先，哲学问题本身就是十分有趣的。它们涉及的对象往往都是一些作为许多寻常信念的基础的假设。人们一般是不希望别人过多地对他们假定的东西刨根问底的——如果他们非得去考察自己的信念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他们就会感到很不自在——而事实上，造成大量寻常意义上的常识信念的假定前提，恰好就是哲学分析的课题。如果对这些假定前提作批判的考察，结果就会发现，它们有时远远不如看上去那样可靠；它们或明或暗的意义，也远远不如初看上去那样明确。而哲学家们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认识。

麦基：

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别人漫无止境地去追究我们假定的东西，一旦追过了头，我们都会起而拒之。为什么

我们会这样呢？

伯林：

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不喜欢过多地被人分析——不喜欢被人刨出根底再用放大镜去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行动本身的需要排斥了这种情况。例如你正在积极地从事某种形式的生活，而有人却不断问你：“你为什么做这件事？你敢肯定自己追寻的目标是正确的吗？你确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会违背你自谓信奉的道德规范、原则和理想吗？你能肯定你的某些价值观念不是自相矛盾的吗？你敢向自己承认这些矛盾吗？当你遇到某种进退维谷的局面时，你有时是不是会被这种局面弄得眼花缭乱，以致于转移自己的视线，试图把责任从自己身上转嫁给某些比你力大势强的方面——如国家、教堂、阶级，或者你所隶属的某个集团去呢？或者，转嫁给普通人、正派人所信奉的一般道德准则？难道你就不该自己去把这个问题想透吗？”当你听到这些提问而又想不出答案时，不仅你的行动将会受阻，甚至最终还会使你无所作为。这类问题提得过多，只能使人厌烦，使人沮丧，当然就会受到抵抗了。

受柏拉图影响的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然而，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是一些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人人都不断地检验信仰的假定条

件,那就没有行动的人了。另一方面,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人类和人类思想的进步部分是反叛的结果,子革父命,至少是革去了父辈的信条,而达成新的信仰。这正是发展、进步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提出上述恼人的问题并对问题的答案抱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发挥着绝对的核心作用。这种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通常都不多见。当他们系统从事这种活动并使用同样可以受到别人批判检验的合理方法时,他们便被称之为哲学家了。

**麦基:**

你能举出几个必须进行质疑的假定前提吗?

**伯林:**

《柏拉图对话集》是论述最终价值——即对传统世故提出质疑的最早和最丰富的泉源。每一个好的哲学家都是传统观念的挑战者。你可以从关心这类问题的

作家们的小说和剧本中发现这样的例子。例如易卜生的剧本中的主人公；屠格涅夫的《前夜》；还有E·M·福斯特的《最长的旅行》。不过现代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命运却是大家最熟悉的。例如对自由，对平等的论述（世界现在充满了这种议论）。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独立宣言。我无法逐字引述……。

麦基：

“我们宣告下述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的创造者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伯林：

谢谢你。我们就来谈谈权利。什么叫权利？假如你在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究竟什么叫作权利，他会被难住的，无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可能知道什么叫践踏别人的权利；或者知道他自己的这种或那种权利被别人所剥夺，所无视，但那种被破坏、被无端剥夺了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不是某种与生俱来、因循承袭的东西呢？它是不是某种打在你身上的印记？或是人的某种基本特性？或是某人给予你的东西？如果是，是谁？通过什么程序？权利可以被授与吗？可以被收回吗？由谁来予夺？他又根据什么？是否存在可以授与和取消

其他权利的权利？这种权利又意味着什么？权利可以丧失吗？是否存在某些固有于你的天性中的权利——那些据以思维，据以呼吸，据以作出选择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天赋权利？如果是，“天”字在这里又作何解释？你又怎样知道天赋权利包括哪些内容？

关于权利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仅以大谈特谈权利问题的十七世纪为例。当时，英国正处于内战时期，矛盾的一个要点，就是围绕是否存在君权神授这一问题展开的。现在我们当然不信这一套了，但当时有些人肯定是相信这一点的。他们认为，国王是由上帝赋予了特殊权利的天子人君。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神学家或诗人臆造出来的神话，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们是怎样展开争论的？双方提出了什么论点？其中哪些论点是令人信服的？十七世纪末有一位法国作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法国国王想把某些臣民转让给英国国王，那这些被转让的臣民将会作何感想呢？他实际上想说的是：感想并不是这些臣民所能为之事，他们所能为者无非就是服从；他们是臣子；君王对于臣民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如果允许臣子去思考、甚至怀疑君王的圣谕，这本身就几近于亵渎神明了。不错，我们不赞成此说，但当时许多拥戴等级制的人是接受这一点的，他们认为不仅物质世界，就连精神世界也

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结构。每一个人在这个等级世界中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并且必须按照他在巨大的社会金字塔中所处地位的要求来履行其职责。这就是几百年来人们信奉的东西。后来出现了一些反对这种观点的思想家，他们宣称根本不存在这种天赋等级，人是平等的；他们生而同形，并都被赋以某些自然的需要、能力和欲望，都拥有某些无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就这些权利而言，他们是平等的。我想借此说明的是：在这种类型的争论中，所涉双方提出的各种论点，都是哲学的当然课题。还有哪种学科能够处理这些问题呢？这是一些人们长期以来深感关切的原则问题，是一些多次引发了流血战争和暴力革命的问题。

**麦基：**

我敢肯定许多人会说：“不错，不错，你说的固然不假，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些热热闹闹的笔墨官司，一大堆抽象概念。居家过日子的人根本犯不着为这些同实际生活、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的事情伤脑筋。这种事你探究得越深，生活就越是不幸福。”

**伯林：**

不错，生活可能的确不那么自在了，但也有人确实希望把这些问题想透。他们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象现在这样生活；为什么要象现在这样生活。这是一种完全

自然的人的欲望；是被一些最富想象力、最有智慧和才华的人所深深体验到的。不错，这的确是一场词语之争，然而词语并不单纯是词语，它并不是哲学游戏的马前小卒。词语表达思想。语言涉及、表达并改造经验。

**麦基：**

刚才你说到“权利”，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政治的哲学思辨的例子。现在你能不能再举一个有别于政治的、关于道德的哲学命题的简单例子呢？

**伯林：**

好吧，我先跟你讲个故事，是别人告诉我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此人是英国派驻法国的一名情报官员。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受命审讯一名被法国抵抗组织抓到了的法国叛徒。那个叛徒为盖世太保工作过；法国抵抗组织正打算处死他。这位英国情报官员要求先对犯人进行审讯，因为他有理由相信能从犯人嘴里获得某些情报，可以用来解救那些仍处在死亡和酷刑威胁下的无辜的人。后来，他就去看这个盖世太保的间谍，一个十分年轻的男子。这年轻人对他说：“我凭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呢？如果你能担保我不被杀死，我就回答你的问题。但我知道这些人明天就要将我处死，一个英国情报人员应当做什么呢？如果你不能担保我的生命，那我说它干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

个情报官员，他的职责是尽可能多地收集情报——这可能涉及到无辜者的生命——然而他要得到情报就只能说谎。如果对犯人说“我会尽力说服他们饶你一命”，或其他类似的话，那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无法让那人免于死；犯人也会一眼看穿。假如这位官员明确表示“只要你招供，我就救你一命”，年轻人发现自己受骗之后即使只剩最后一口气也会诅咒他的。

我觉得这就是道德问题的一个例子，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一种情况。功利主义者可能会说：“当然，你必须撒谎，如果这样做可能增进人们的幸福、减少人们的痛苦的话。”那些把人的职责和爱国的责任看作最高价值的人，尤其在战时，也会作出同样的结论。然而这里也有其他一些因素需要考虑，如绝对的宗教戒律；良心的呼唤；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怎么忍心对另一个已被判处死刑的人撒下弥天大谎呢？这种行为是否剥夺了对方作为人的一切权利呢？难道没有人的最高权利吗？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主人公说过。假如有人问他是否准备以一个无辜孩子的痛苦为代价换取千百万人的幸福，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难道他的回答显然错了？功利主义者必定会说：“错了，明显错了——感情用事，大错特错。”然而，我们自然并不都这样看；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完全有权说：“我不会去折

磨一个无辜的孩子。我不知道以后会出什么事，但有些事是任何人都不可做的，无论其代价如何。”

这样一来，就有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哲学了。一种是，从其自身最高尚的意义上看的功利主义哲学（或爱国主义哲学）；另一种则是建立在对绝对的普遍法则认识的基础上的哲学。道德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规定人们必须选择哪种哲学，而是向人们解释所涉的问题和价值；分析、划定正反两方的论点；阐明人们必须作出抉择的相互冲突的生活形态、人生目的和生活代价。当然，一个人归根结底必须承担个人的责任，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然而，如果他理解了他的选择所依据的原则，他的选择就是合乎理性的；即使他根据这些原则作出了另一种选择，他的选择也是自由的选择。选择的过程是令人非常痛苦的，一味服从，不动脑筋，就容易多了。

**麦基：**

你刚才举出的关于道德和政治问题的例子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根本不涉及任何语言问题。我真希望这在道德哲学家们讨论这类问题的书籍中也成为一种通例——至少目前为止还不是这样。有一个问题是许多试图阅读哲学书籍的外行人感到惊讶、并使许多人最终读不下去的，这就是他们发现哲学讨论中竟有那么